#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西漢年紀卷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錄貢生臣王景倫

# 西漢年紀卷十八

宋 王益之 撰

## 昭帝

孝昭皇帝諱弗陵武帝少子也後元二年二月乙丑立為太子年八歲考異曰荀紀云昭帝即位年十六漢書紀云立為太子年八歲立太子之後三日即帝位是即位時甫八歲耳又上官桀為燕王書告霍光非上覺其詐史書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益自即位至其年已七年矣當是荀紀差誤今從漢書紀戊辰太子即皇帝位時政事壹決大將軍光田千秋居丞相位謹厚自守而已通鑑

每公卿朝會光謂千秋曰始與君侯俱受先帝遺詔今光治內君侯治外孟康曰內朝外朝也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也宜有以教督使光毋負天下千秋曰唯將軍留意即天下幸甚終不肯有所言光以此重之田千秋傳光輔幼主政自已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皆驚光召尚符璽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劒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光傳秋七月有司奏濟北王

寬誖布內反人倫又祠祭祝詛上請誅上遣大鴻臚利召王王以刃自剄死考異曰表以謀反書紀以有罪書今從傳國除為北安縣屬泰山郡本紀及濟北王傳

始元元年春二月初武帝崩賜諸侯王璽書燕王旦得書不肯哭曰璽書封小京師疑有變遣幸臣壽西長孫縱之王孺等之長安以問禮儀為名王孺見執金吾廣意問帝崩所病立者誰子年幾歲廣意言待詔五柞讀與柞同宮宮中讙言帝崩諸將軍共立太子為帝年八九歲

葬時不出臨力禁反歸以報王王曰上棄羣臣無語言蓋主又不得見甚可恠也復遣中大夫至京師上書言竊見孝武皇帝躬聖道孝宗廟慈愛骨肉和集兆民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威武洋音羊溢遠方執寳而朝增郡數十斥地且倍封泰山禪梁父廵狩天下遠方珍物陳于太廟德甚休盛請立廟郡國奏報聞及褒賜益封旦怒曰我當為帝何賜也遂與宗室中山哀王子長等結謀詐言修武備備非常長於是為旦命令羣臣曰寡人賴先

帝休德獲奉北藩親受明詔職吏事領庫兵飭讀曰勅武
備任重職大夙夜兢兢子大夫將何以規佐寡人且燕
國雖小成周之建國也上自召公下及昭襄于今千載
豈可謂無賢哉寡人束帶聽朝三十餘年曾無聞焉其
者寡人之不及與讀曰歟意亦子大夫之思有所不至乎
其咎安在方今寡人欲撟與矯同邪防非章聞揚和撫慰
百姓移風易俗厥路何由子大夫其各悉心以對寡人
將察焉羣臣皆免冠謝旦曰前高后時僞子宏立為皇

帝諸侯交手事之八年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迎立文帝天下乃知非孝惠子也我親武帝長子反不得立上書請立廟又不聽立者疑非劉氏即與劉澤謀為姦書招來郡國姦人賦歛銅鐵作甲兵會缾步丁反侯劉成知澤等謀告之青州刺史雋不疑八月不疑收捕澤以聞上遣大鴻臚丞治連及燕王燕王旦傳上以為旦至親荀紀抑按不揚公卿使大臣請遣宗正與太中大夫公户滿意御史二人偕往使燕風諭之至燕各異日更見責王宗

正者主宗室諸劉屬籍先見王為言帝實武帝子次侍御史復見王責以正法問王欲發兵罪名明白當坐之漢家有正法王犯纖介小過即行法直斷耳安能寛王驚動以文法王意益下心恐公户滿意習於經術最後見王稱引古今通義國家大禮文章爾雅謂王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周公輔成王誅其兩弟故治武帝在時尚能寛王今帝始立年幼委任大臣古者誅罸不阿親

戚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輔政奉法無所阿恐不能寬王
王自謹無令身死國滅為天下笑於是旦恐懼服罪叩
頭謝過（褚先生補史記）有詔勿治而劉澤等皆伏誅益封鉼侯
（燕王旦傳）九月丙子車騎將軍秺（丁故反）侯金日磾薨（本紀）賜葬
具冢地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至茂陵謚曰敬侯（日磾傳）
二年春正月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皆受爵（荀紀）
三年春二月有星孛於西北（本紀）
四年秋七月匈奴入代殺都尉單于年少初立母閼氏

不正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衛律為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樓以藏穀與秦人守之漢兵至無奈我何即穿井數百伐材數千或曰胡人不能守城是遺（弋季反）漢糧也衛律於是止（匈奴傳）冬遣大鴻臚田廣明擊益州（本紀）令杜延年以校尉將南陽士往從之（延年傳）是歲衛尉王莽為右將軍衛尉騎都尉上官安為車騎將軍衛尉并右將軍（百官表　考異曰漢書本紀五年云封皇后父驃騎將軍上官安為桑樂侯外戚傳又云安以后父封桑樂侯食邑千五百戶遷車騎將軍紀易車騎為驃騎外戚傳以封侯在遷將軍之前皆未諭按百官

表始元四年騎都尉上官安為車騎將軍是時蓋未封侯也如此則遷將軍在四年封侯在五年外戚傳亦云車騎然則紀所謂驃騎者亦未免差誤今從百官表

五年春正月有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旐衣黃襜昌瞻反褕音踰著黃冒詣北闕自謂衛太子考異曰本紀云張延年雋不疑傳云成方遂又云一姓張名延年今依通鑑以不疑傳為正公車以聞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遂坐誣罔不道要斬東市大將軍欲以女妻雋不疑不疑固辭不肯當久之以病免雋不疑傳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儒林傳

罷儋耳真番並安反郡本紀考異曰荀紀作儋耳番禺九真郡按真番朝鮮地番禺九真儋耳皆南越地賈捐之傳云儋耳珠厓在海中洲居民暴惡自以阻絕數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數年一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自初為郡至始元元年二十年間凡六叛至其五年罷儋耳郡并屬珠厓然則是所罷特儋耳番禺九真未嘗罷也今從漢書本紀及賈捐之傳初武帝立儋耳珠厓郡皆在南方海中洲居其民暴惡自以阻絕數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數年一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自初為郡至是二十餘年間凡六反叛遂罷儋耳郡并屬珠厓賈捐之傳大鴻臚田廣明擊益州暴師連年五行志秋復遣軍正王平

等並進大破之平還拜為廷尉百官表

六年春正月上耕於上林本紀丁外人驕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客藏長公主廬吏不敢捕渭城令胡建將吏卒圍捕蓋主聞之與外人上官將軍多從奴客往奔射追吏吏散走主使僕射劾渭城令游徼傷主家奴建報亡它坐蓋主怒使人上書告建侵辱長公主射甲舍門知吏賊傷奴辟報故不窮審大將軍霍光寢其奏後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胡建傳考異曰按表是

年有京兆尹樊福而鹽鐵議又云胡建不得其死按賢良文學以二月議則丁外人之殺樊福胡建之自殺當在正月令書於議鹽鐵之前

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願悉罷之御史大夫桑宏羊難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罷之不便文學曰有國家者不患寡

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畜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悅服仁政無敵于天下惡用費哉大夫曰古之立國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管子云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養生送終之具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為舟檝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

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是以先帝建鐵官以贍費用開均輸以足財鹽鐵均輸萬民所戴仰而取給者也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滛巧衆也高帝禁商賈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也排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猶為非况上之為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為民罪梯也大夫曰均輸則民齊勞逸平準則民不失

職均輸平準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非開利孔爲民罪梯者也文學曰古之賦税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獲女紅効其功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間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吏恣留難農民重苦女紅再税未見輸之均也縣官擅市則萬物並收萬物並收則物騰躍騰躍則商賈侔利自市侔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

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為利而賈物也大夫曰家人有寶器尚函而藏之況人主乎夫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澤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朐邴人君有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賑窮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今縱民於權利罷鹽鐵以資强暴遂其貪心衆邪羣聚私門成黨則彊禦日以不制而兼并之徒姦形成矣文學曰民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故民人以垣墻為藏閉天子以四海為匣匱天

子適諸侯升自阼階諸侯納管鍵執策而聽命示莫為
主也王者不畜聚下藏於民遠浮利務民之義義禮立
則民化上若是雖湯武生存於世無所容其慮工商之
事歐治之任何姦之能成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不以鹽
鐵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蕭墻
而不在朐邴也大夫曰故扇水都尉彭祖寧歸言鹽鐵
令品甚明卒徒衣食縣官作鑄鐵器給用甚衆無妨於
民今總一鹽鐵非獨為利入也將以建本抑末離朋黨

禁溪徑絶并兼之路也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為下之
專利也鐵器兵刃天下大用非衆庶所宜事也豪民欲
擅山海以致富業故沮事者衆文學曰扇水都尉所言
一切之術非君國子民之道也陛下繼孝武皇帝之後
公卿宜思所以安集百姓致利除害輔明主以仁義即
位六年公卿無請減除不急之官省罷機利之人陛下
令郡國賢良文學議三五之道六藝之風陳安危利害
之分指意㸌然今公卿辯議未有所定所謂抱小利而

忘大利者也大夫曰昔商君相秦也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强蓄積有餘是以征伐敵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而師以贍故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民不苦今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軍旅之費務蓄積以備乏絶有益於國無害於人文學曰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當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而見其害也且利非從天來不由地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此計之失也夫李梅多實者來年為之衰

新穀孰者舊穀為之虧自天地不能兩盈而况於人事乎故利於此者必耗於彼商鞅峭（七叫反）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其後秦日以危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惡在利用不竭乎大夫曰諸侯以國為家其憂在內天子以八極為境其慮在外故宇小者用菲功巨者用大是以縣官開園池總山海致利以助貢賦修溝渠立諸農廣田收盛苑囿太僕水衡少府大農歲課諸入田收之利池籞之假及北邊置田官以贍諸用而猶未

足今欲罷之上下俱殫困乏之應也雖節用如之何其可文學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求贍其欲秦兼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不贍非宇小而用菲者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語曰厨有腐肉國有饑民厩有肥馬路有餧人今狗馬之養蟲獸之食豈特腐肉秣馬之費哉無用之官不急之作無功而衣食縣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減其本而與百姓爭薦草與商賈

爭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國家也夫男耕女績天下之大業也古者分地而處之是以業無不食之地國無乏作之民今縣官多張苑囿公田池澤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歸權家三輔廹近山河地狹人衆四方並臻粟米不能相贍公田轉假桑榆菜菓不殖地力不盡愚以為非先帝所開苑囿池籞可賦歸之於民縣官租稅而已夫如是匹夫之力盡於南畝匹婦之力盡於麻枲田野闢麻枲治則上下俱衍何困乏之有大夫默然視丞

相御史文學曰今天下合為一家利末惡欲行淫巧惡欲施大夫君以心計筞國用搆諸侯叅以酒榷咸陽孔僅增以鹽鐵江充耕谷之等各以鋒鋭言利末之事析秋毫可謂無間矣然國家衰耗城郭空虚故非崇仁義無以化民非力本農無以富邦也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為畒什而籍一先帝憐百姓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畒率三十而稅一惰民不務田作饑寒及已固其理也鹽鐵又何過乎文學曰什一而籍民之力也

豐耗美惡與民共之故曰什一天下之中正也今田雖三十而以頃畝出稅樂歲粒米狼戾而寡取之凶年饑饉而必求足加之以口賦更繇之役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農夫悉其所得或假貸而益之是以百姓力耕疾作而饑寒遂及已也御史曰古者十五入太學與小役二十而冠與戎事五十以上血脉益剛曰艾壯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今陛下寬力役之政二十三始賦五十六而免所以輔耆壯而息老艾也丁者治其田里老

者修其塘園則無饑寒之患不治其家而訟縣官亦悖矣文學曰十九以下為殤未成人也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可以從戎事五十以上曰艾老杖於家不從力役所以扶不足而息髙年也鄉飲酒者老異餚所以優耆耄而明養老也今五十以上至六十與子孫服輓輸並給繇役非養老之意也古者有大喪者居三年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遂其哀戚之心也今或僵尸棄經而從戎事非所以子百姓順孝悌之心也陛下富於春秋委任大

臣公卿輔政政教未均故庶人議也御史默然不答大夫曰明主憂勞萬人思念北邊故舉賢良文學高第將欲觀殊議異策庶幾云得諸生無能出奇計徒守空言不知取舍之宜時世之變此豈明主所欲聞哉文學曰諸生對策殊路同歸指在於崇禮義退財利復往古之道匡當世之失宜可行者焉執事闇於明禮而喻於利末沮事隳議以故至今未決也大夫視文學悒悒而不言丞相史曰辯國家之政事論執政之得失何不徐徐

道理相喻何至切切如此乎賢良文學皆離席曰鄙人固陋狂言以逆執事夫藥酒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諸生之諤諤乃公卿之良藥鍼石也大夫色少寬丞相史曰今以近世觀之世殊而事異文景之際建元之始民樸而歸本吏廉而自重殷殷屯屯人行而家富今政非改而教非易也何世之彌薄而俗之滋衰也賢良曰竊聞閭里長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温煖而不靡器質樸牢而致用馬足以易步車足以自載

酒足以合歡而不湛樂足以理心而不淫入無宴樂之闈出無佚遊之觀行即負贏止作鋤耘用約而財饒本修而民富送死哀而不華養生適而不奢大臣正而無欲執政寬而不苛故黎民寧其性百吏保其官建元始崇文修德其後邪臣各以伎藝虧亂至治外障山海內興諸利楊可勝告緡江充禁服張大夫革令杜周治獄夏蘭之屬妄搏王溫舒之徒妄殺殘吏萌起擾亂良民當此之時百姓不保其首領豪富莫必其族姓聖主覺

焉遁誅滅殘賊以塞天下之責居民肆然復安然其禍累世不復瘡痍至今未息故百官尚有殘賊之政而强宰尚有强奪之心大臣擅權而斷擊豪猾多黨而侵陵富貴奢侈貧賤篡殺女紅難成而易弊車器難就而易敗常民文杯畫案婢妾衣紈履絲匹庶粺飯肉食無而為有貧而强夸生不養死厚葬送死殫家遣女滿車富者欲過貧者欲及是以民年急歲促寡恥而必康刑非誅惡而姦猶不止也大夫曰吾以賢良為必愈乃反若

胡車之相隨乎賢良曰宮室輿馬衣服器械喪祭食飲聲色玩好人情之所不能已也故聖人為之制度以防之間者士大夫務於權利怠於禮義故百姓倣效頗踰制度古者衣服不中制器械不中用不粥於市今民間雕琢不中之物刻畫無用之器古者庶人之乘者馬足以代其勞而已今富者連車列騎驂貳輜軿夫一馬伏櫪當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一人之事古者庶人耋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今富者縟繡羅紈中者素

綈錦綀常民而被后妃之服褻人而居婚姻之飾古者庶人糲食藜藿非鄉飲酒膢臘祭祀無酒肉今閭巷無故烹殺相聚野外負粟而往挈肉而歸夫一豕之肉得中年之收十五斗粟當丁男半月之食古者庶人春秋修其祖祠以時有事于五祀蓋無出門之祭今富者祈名嶽望山川椎牛擊鼓戲倡舞像古者德行求福故祭祀而寬仁義求吉故卜筮而希今世俗寬於行而求於鬼怠於禮而篤於祭古者土鼓蕢枹擊木拊石以盡其

懽及後卿大夫有管磬士有琴瑟今富者鐘鼓五樂歌兒數曹中者鳴竽調瑟鄭儛趙謳古者瓦棺容尸木板堲周其後桐棺不衣采槨不斲今富者繍牆題湊中者梓棺楩槨古者明器有形無實示民不用也後則有醯醢之藏桐馬偶人其物不備今厚資多藏器用如生人古者不封不樹反虞祭於寢無廟堂之位其後則封之庶人之墳半仞其高可隱今富者積土成山列樹成林臺榭連閣集觀增樓古者隣有喪舂不相杵巷不歌謠

孔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今俗因人之喪以求酒肉幸與小坐而責辦歌舞俳優連笑伎戲古者嫁娶之服未之以記虞夏之後表布内絲骨笄象珥封君夫人加錦尚褧而已今富者皮衣朱貉繁露環佩古者事生盡愛送死盡哀今生不能致其愛敬死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幣者則以為孝黎民慕效至於廢屋賣業古者夫婦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後士一妾大夫二諸侯姪娣九女而已今諸侯百數

卿大夫十數中者侍御富者盈室是以女或怨曠失時男或放死無匹古者不以人力狗於禽獸不奪民財以養狗馬是以財行而力有餘今猛獸奇蟲不可以耕耘而令當耕耘者養食之百姓或裋褐不完而犬馬衣文繡黎民或糠糟不接而禽獸食肉夫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械雕琢財用之蠹也衣食靡麗布帛之蠹也狗馬食人食五穀之蠹也口腹縱恣魚肉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也漏積不禁田野之蠹也喪祭無度傷生

之蠹也目修於五色耳營於五音體極輕薄口窮甘脆
功積於無用財盡於不急故國病聚不足則政怠人病
聚不足則身危丞相曰治聚不足柰何賢良曰昔晏子
相齊民奢示之以儉民儉示之以禮今公卿大夫誠能
節車輿適衣服躬親節儉率以敦樸罷園池損田宅内
無事乎市列外無事乎山澤農夫有所施其功女紅有
所粥其業如是則氣脉和平而無聚不足之患矣大夫
曰昔公孫布被兒寛練袍衣若僕妾食若庸夫淮南逆

於內蠻夷暴於外盜賊不為禁奢侈不為節何聚不足之能治乎賢良曰文景之際建元之始大臣尚有爭引守正之義自此以後多承意從欲少敢直言面議而正刺因公而徇私故武安丞相訟園田爭曲直於人主之前夫九層之臺一傾公輸子不能正本朝一邪伊望不能復故公孫丞相兒大夫側身行道分祿以養賢卑己以下士無行人子產之繼而葛繹澎侯隳壞其緒毀其客館議堂以為馬厩婦舍無養士之禮而尚驕矜之色

廉恥陵遲而爭於利矣大夫勃然作色默而不應丞相史曰以賢良文學之議則有司蒙素飡之恥使賢良而親民偉仕亦未見其能醫百姓之疾也賢良曰談何容易而況行之乎今欲下箴石通關鬲則恐有盛胡之累懷鍼橐艾則被不工之名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君子之路行止之道固狹耳大夫曰令守相古之方伯專制千里善惡在已已不能耳道何狹之有哉賢良曰今吏道壅而不選富者以財賈官勇者以死射功戲車鼎躍咸

出補吏累功積日或至卿相擅生殺之柄專萬民之命是以往者郡國黎民相乘而不能理或至鋸頸殺不辜而不能正執紀綱非其道故也古者封賢禄能不過百里百里之中而為都疆垂不過五十猶以為一人之身明不能照聦不能逹故立卿大夫以佐之而政治乃備今守相無古諸侯之賢而莅千里之政主一郡之衆一人之身治亂在已千里與之轉化不可不熟擇也故人主有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大夫曰吏多不良矣又侵

漁百姓長吏厲諸小吏小吏厲諸百姓賢良曰今小吏禄薄郡國繇役遠至三輔常居則匱於衣食有故則賣畜鬻産不徒是也府求之縣縣求之鄉鄉安取之哉夫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其身故貪鄙在率不在下教訓在政不在民大夫曰君子内潔已而不能教於彼周公不能正管蔡之邪子産不能正鄧晳之偽今一一責之有司有司豈能縛其手足而使之無為非哉賢良曰春秋譏刺不及庶人責其率也古者大夫將臨刑

聲色不御聦不能以化而傷其不全也政教闇而不著百姓蹶而不扶若此則何以為民父母大夫曰人君不畜惡民農夫不畜惡草鉏惡草而衆苗成刑惡民而萬夫悅故刑所以正民鉏所以別苗也賢良曰刑之於治猶筴之於御也良工不能無筴御者有筴而勿用今廢其紀綱而不能張壞其禮義而不能防陷民於罔從而獵之以刑是猶開其闌牢發以毒矢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不傷民之不治

而伐己之能得姦猶弋者覩鳥獸掛罻羅而喜也管子曰倉廪實而知禮節百姓足而知榮辱方今之務在罷鹽鐵退權利分土地趣本業養桑麻盡地力則民自富民無饑寒之憂則教可成也語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夫如是則民徙義而從善入孝而出悌何暴慢之有大夫曰縣官鑄農器使民務本不營於末則無饑寒之累鹽鐵何害而罷賢良曰農天下之大業也鐵器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則用力少而得作多功用不具則

田疇荒而穀不殖往時鹽與五穀同價器和利而中用今縣官鼓鑄鐵器大抵多為大器不給民用鹽鐵價貴百姓皆不便貧民或木耕手耨土耰啖食鐵官賣器不售或頗賦於民卒徒作不中程時命助之徵發無限百姓苦之今能務本去末湛民以禮示民以樸則百姓反本而不營末矣丞相史曰先王之道軼久而難復賢良文學之言深遠而難行非當世之所能及也於是遂罷

議 本紀鹽鐵論通典

桓寬曰余覩鹽鐵之議異哉吾所聞汝南朱子伯爲予言當此之時豪俊並進四方輻湊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萬生之倫六十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風論太平之原智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者陳其詞誾誾焉侃侃焉雖不能詳備斯可略觀矣然蔽於雲霧終廢不行悲夫公卿知任武可以闢地而不知德廣可以附遠知權利可以廣用而不知稼穡可以富國也近者親附遠

者恱德則何爲而不成何求而不得不出於斯路而務畜利長威豈不謬哉中山劉子雍言王道矯當世復諸正務在乎反本直而不徼切而不燷斌斌然斯可謂宏博君子矣九江祝生奮由路之意推史魚之節發憤懣刺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强禦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推道術尚權利辟略小辯雖非正法然巨儒宿學不能自解博物通達之士也然攝公卿之柄不引準繩以道

化下放於利末不師古始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姓以及厥宗車丞相履伊吕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丞相御史大夫兩府之士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斗筲之徒何足筭也

時濟陰魏相亦以文學對策謂賞罰所以勸善禁惡政之本也日者燕王為無道韓義出身彊諫為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

為人臣之義霍光納其言因擢義子延壽為諫大夫考異曰此事通鑑載於燕王桀宏羊謀反坐誅之後且云久之魏相對策非也按昭帝時唯始元五年下詔舉賢良文學六年有司與賢良文學論難鹽鐵事自此以後無再舉賢良文學之文然通鑑所以載於元鳳元年燕王死之後者正以魏相策云曰者燕王為無道韓義諫而死遂附於此不知相所謂燕王為無道者乃昭帝初立時燕王與齊孝王子劉澤等謀殺雋不疑義以諫死至六年舉賢良文學而相對策遂及之耳故相傳云相以賢良對策高第為茂陵令御史大夫桑宏羊客詐稱御史為相所捕論益知相對策在宏羊未死之前明矣

相為茂陵令御史大夫桑宏羊客詐稱御史止傳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姦收捕按致其罪論棄客

市茂陵大治韓延壽魏相傳初蘇武在北海上漢求武及馬宏等後匈奴歸此二人考異曰匈奴傳云壺衍鞮單于立三歲衛律更謀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單于以始元二年立如此則武歸當在始元四年按紀栘中監蘇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以為典屬國武傳云武來歸明年上官桀等謀反桀以元鳳元年誅則武歸在始元六年而匈奴傳所載誤矣又武傳云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常惠夜見漢使教以天子射鴈得帛書言武在某澤中使者讓單于單于乃歸武等以此致之初不出於衛律今從武傳故凡從武還者九人既至京師拜為典屬國霍光上官桀素與李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立政等

至單于置酒賜漢使者李陵衛律皆侍坐立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即目視陵而數數自循其刀環握其足隂諭之言可還歸漢也後陵律持牛酒勞漢使博飲兩人胡服椎結讀曰髻立政大言曰漢已大赦中國安樂主上富於春秋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以此言微動之陵默不應孰視而自循其髮荅曰吾已胡服矣有頃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卿良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立政曰請少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陵字

立政曰少公歸易耳恐再辱奈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語曰李少卿賢者不獨居一國范蠡徧遊天下由余去戎入秦今何語之親也因罷去立政隨謂陵曰亦有意乎陵曰丈夫不能再辱遂死於匈奴本紀蘇武常惠李陵匈奴傳通鑑

夏旱大雩不得舉火本紀五行志

上官桀安記光過失予燕王令上書告之又為丁外人求封燕王大喜上書稱子路喪姊朞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兄弟不忍除之故曰觀過知仁今臣與陛下獨有長公主為

姊陛下幸使丁外人侍之外人宜蒙爵號書奏上以問
光光執不許桀等又詐使人為燕王旦上書曰昔秦據
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輕弱骨肉顯重異族
廢道任刑無恩宗室其後尉佗入南越陳涉呼楚澤近
狎作亂内外俱發趙氏無炊火焉髙皇帝覽蹤跡觀得
失見秦建本非是故改其路規土連城布王子孫是以
枝葉扶疎異姓不得間也今陛下承明繼成委任公卿
羣臣連與成朋非毁宗室膚受之愬日騁於廷惡吏廢

法立威主恩不及下究又言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之變時上年十四覺其詐本紀燕王霍光傳 考異曰本紀云桀等詐使人為燕王旦上書霍光傳云上曰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燕王何以得知之至燕王傳乃云旦自上疏又云帝覺其有詐遂親信光與霍光傳所載殊乖異頗氏疑燕王傳之誤今從本紀及霍光傳

元鳳元年春三月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涿郡韓福等五人帛人五十匹遣歸本紀 考異曰荀紀載於始元元年今從漢書本紀遷趙充國中郎將將屯上谷還為水衡都尉充國傳百官表八月上

官桀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霍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光傳而誅之考異曰外戚傳載桀又謀誘燕王至而誅之因廢帝而立桀此必無之事殆當時文致之辭也本紀詔亦不過曰共謀令長公主置酒伏兵殺大將軍光徵立燕王為天子亦無誅燕王立桀之語今從本紀削去此兩語推原其始不過爭權遂致於此當是時也首發此謀者燕倉倉為大將軍幕府軍吏繼以告楊敞敞即燕王所告長史敞亡功至搜粟都尉者也聞其事於朝者乃杜延年延年又光親信腹心之人也事之終始發於此三人固不無可疑者至宣帝時魏相欲摧霍氏或告霍禹等欲令太后置酒引丞相斬之因廢帝而立禹謂霍氏怨望欲殺相則有之至於廢天子而立禹是亦誅燕王立桀之類也出乎爾者反乎爾其斯之謂與唯褚先生補史記侯表書上官桀曰與大將軍霍光爭權因以謀反族滅此得之矣千百載之

下不欲擅變舊史因書於此焉燕王置驛書往來相報許立桀為王外連郡國豪桀以千數旦以語相平平曰大王前與劉澤結謀事未成而發覺者以劉澤素夸好侵陵也平聞左將軍素輕易車騎將軍少而驕臣恐其如劉澤時不能成又恐既成反大王也旦曰前日一男子詣闕自謂故太子長安中民趣鄉讀曰嚮之正讙不可止大將軍恐出兵陳之以自備耳我帝長子天下所信何憂見反後謂羣臣盖主報言獨患大將軍與右將軍王莽今右將軍

物故丞相病幸事必成徵不久令羣臣皆裝是時天雨虹下屬（之欲反）宮中飲井水井水竭廁中豕羣出壞大官竈烏鵲鬭死鼠舞殿端門中殿上户自閉不可開天火燒城門大風壞宮城樓折拔樹木流星下墮后妃以下皆恐王驚病使人祠葭（音家）水台（音怡）水王客吕廣等知星為王言當有兵圍城期在九月十月漢當有大臣戮死者王愈憂恐謂廣等曰謀事不成妖祥數見兵氣且至奈何會蓋主舍人父假稻田使者燕倉知其謀（燕王傳）倉

故為大將軍幕府軍吏（補史記侯表）以告大司農楊敞敞素謹畏不敢言廼移病卧以告諫大夫杜延年延年以聞（敞傳）九月詔丞相部中二千石逐捕（燕王傳）丞相徵事任宮格捕桀殺之便門丞相少史王壽（考異曰漢書侯表作王山壽史記侯表作王山今從漢書紀作王壽）說安與俱入丞相斬安（補史記侯表）時典屬國蘇武子男元與安有謀坐死武素與桀宏羊有舊又數為燕王所訟廷尉窮治黨與奏請逮捕武霍光寢其奏免武官（蘇武傳）冬十月封延年倉宮壽皆為列侯（本紀）楊敞

以九卿不輒言故不得侯楊敞傳　按原本不書封延年等列侯句當是脫落今補

入旦聞桀安等事覺憂懣置酒與羣臣妃妾別因欲自殺左右止王會天子使使者賜旦璽書曰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樊酈曹灌攜劍推鋒從高帝墾菑古災字除害耘鉏海內勤苦至矣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

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廼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疎疎其所親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酎見高祖之廟乎旦得書以綬自絞天子加恩賜旦謚曰剌王燕王傳

大將軍光既誅上官桀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繇是俗吏上嚴酷以為能而河南太守丞淮陽黄霸獨用寛和名循吏傳

大將軍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蕭望之等數人於霍光皆召見光自經上官桀等

誅後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兵双兩吏夾持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閤曰不願見吏牽持匈匈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將以流大化致於治平是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効以輔髙明今士見者皆先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望之傳

宗正劉德雜案上官氏蓋主事盖長公主孫譚遮德自言德數所具反責以公主起

居無狀侍御史以為光望不受女承指刼德誹謗詔獄免為庶人屏居山田光聞而恨之復白召德守青州刺史劉德傳百官表

二年夏六月赦天下本紀

三年春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為足石立後有白烏數千下集其旁是時昌邑有枯社木卧復生又上林有柳樹枯僵自起生按原本無此句與下文不應當

是脱落今補入符節令魯國眭息隨反宏推春秋之意以為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泰山者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僵居羊反柳復起非人力所為宏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說曰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宜求索賢人禪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後以承順天命宏使友人内官長賜上此書時帝幼大將軍光秉政惡之下其書廷尉奏賜宏妄設妖言惑衆大逆不道皆

伏誅（眭宏傳）二月癸丑下廷尉王平少府徐仁獄光以其異法輕重皆坐以縱反者（考異曰此通鑑本文也按傳無卒下之獄四字兼前已云光以千秋擅召二千石外內異言遂下廷尉平少府仁獄今又云卒下之獄則為重複今除去此四字）冬遼東烏桓反先是匈奴三千餘騎入五原霍光欲發兵邀（于堯反）擊之以問趙充國（考異曰按傳武都氐反趙充國以護軍都尉將兵擊定之遷中郎將武都氐反在元年當是元年已為中郎將此言護軍都尉恐誤今除去之）充國以為招寇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是拜明友為度遼將軍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

匈奴繇是恐不敢出兵本紀匈奴傳

太史令張壽王上書言歷者天地之大紀上帝所為傳黄帝調律歷漢元年以來用之今隂陽不調宜更歷之過也詔下主歷使者鮮于妄人詰問壽王不服妄人請與治歷大司農中丞麻光等二十餘人雜候日月晦朔弦望八節二十四氣鈞校諸歷用狀奏可詔與丞相御史大將軍右將軍史各一人雜候上林清臺課諸歷疏密凡十一家以元鳳三年十一月朔旦冬至盡五年十二月各有第壽王課疏

逺桊漢元年不用黄帝調歴夀王非漢歴逆天道非所宜言大不敬有詔勿劾復候盡六年太初歴第一即墨徐萬且子余反長安徐禹治太初歴亦第一夀王及待詔李信治黄帝調歴課皆䟽濶又言黄帝至元鳯三年六千餘嵗丞相屬寳長安單安國安陵桮育治終始言黄帝以來三千六百二十九嵗不與夀王合夀王又移帝王録舜禹年嵗不合人年夀王言化益為天子代禹驪山女亦為天子在殷周間皆不合經術夀王歴廼太史

官殷歷也壽王猥曰安得五家歷又妄言太初歷虧四分日之三去小餘七百五分以故陰陽不調謂之亂世劾壽王吏八百石古之大夫服儒衣誦不詳之辭作祅言欲亂制度不道奏可壽王候課比三年下終不服再劾死更赦勿劾遂不更言誹謗益甚竟以下吏律歷志是歲青州刺史劉德為宗正光禄大夫河內蔡義為少府百官表初義以明經給事大將軍莫府遷補覆盎城門候久之詔求能為韓詩者徵義待詔久不進見義上疏曰

臣山東草萊之人行能亡所比容貌不及衆然而不棄人倫者竊以聞道於先師自託於經術也願賜清閒（讀曰閑）之燕得盡精思於前上召見義說詩甚說（讀曰悦）之擢為光禄大夫給事中進授帝至是為少府（義傳）

四年春正月丁亥帝加元服（本紀　通典載帝冠辭曰陛下摛著先帝之光輝以承皇天之嘉祐欽奉孟春之吉辰普尊天道之郊域秉率萬福之丕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沖孺之幼志蘊積文武之就德肅勤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內靡不蒙福承天無極）是時帝始冠長八尺二寸（外戚許后傳）通詩尚書有明哲之性霍光亡周公之德

秉政九年久於周公上既冠而猶不歸政五行志是月丞相富民定侯田千秋薨本紀　考異曰百官表史記將相表皆云正月甲戌千秋薨按長歷是年二月乙卯朔逆而推之正月無甲戌當是字誤今除之初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因號曰車丞相千秋傳魏相為河南太守禁止姦邪豪彊畏服田千秋子為雒陽武庫令自見失父而相治郡嚴恐久獲辠乃自免去相使掾追呼之遂不肯還相獨恨曰大將軍聞此令去官必以我為用丞相死不能遇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武庫令西至

長安大將軍光果以責過相曰幼主新立以為函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為關都尉子為武庫令今河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策苟見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淺薄也後人有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將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贖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上書關吏以聞大將軍用武庫令事遂下相廷尉獄魏相傳二月乙丑御史大夫王訢為丞相封宜春侯百官表考異曰胡致堂

嘗見謂田千秋薨二年不拜丞相是霍光少昭帝也楊敞薨踰月而拜蔡義為丞相是霍光不敢少宣帝也其言善矣殊不知田千秋之後即拜王訢為相通鑑失於登載遂使致堂誤發此議耳今據百官表增入

大司農楊敞為御史大夫百官表王訢傳夏六月赦天下本紀初李廣利擊大宛還過杅音烏彌杅彌遣太子賴丹為質於龜茲音邱慈按西域傳此下有廣利責龜茲不得受杅彌質即將賴丹入至京師昭帝以為校尉將軍田輪臺事此本不載當是脫落樓蘭王死匈奴先聞之遣其質子安歸歸得立為王漢遣使詔新王令入朝天子將加厚賞樓蘭王繼母謂王曰先王遣兩子質漢皆不還奈何欲往朝

乎王用其計謝使曰新立國未定願待後年入見天子

西域傳介子從大宛還奏事詔拜介子為中郎遷平樂監介子謂大將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樓蘭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

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傅介子傳當更立王弟尉屠耆在漢者西域傳　考異曰傅介子傳云當更立前太子質在漢者與西域傳所言不同按其後漢卒立尉屠耆當是西域傳所言為正今從之秋七月乙巳詔曰樓蘭王安歸考異曰西域傳作嘗歸按本紀傅介子傳皆作安歸今從之嘗為匈奴閒候遮漢使者發兵殺略衛司馬安樂光祿大夫忠期門郎遂成等三輩及安息大宛使盜取節印獻物甚逆天理平樂監傅介子持節使誅斬樓蘭王安歸首縣之北闕以直報怨不煩師衆其封介子為義陽侯又封范

明友為平陵侯考異曰本紀作夏四月按功臣表二人並以七月乙巳封今從表　按原本不書范明友之封與考異所云不合今補入士刺王者皆補侍郎傅介子傳功臣表九月容星在紫宮中斗樞極閒天文志

五年夏四月燭星見奎婁閒天文志六月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屯遼東本紀　考異曰天文志云發三輔郡國少年詣北軍與紀不同今從本紀是歲詹事魯國韋賢為大鴻臚百官表賢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為博士給事中進授帝詩稍遷光禄大夫詹事至大鴻臚韋賢傳

六年冬十一月乙丑御史大夫楊敞為丞相封安平侯百官表侯表　考異曰百官表作十一月己丑通鑑作十一月乙丑按長歷是歲十一月己亥朔無己丑今從通鑑

初敞嘗給事大將軍莫府為軍司馬霍光愛厚之敞傳

封右將軍張安世富平侯本紀侯表

烏桓復犯塞　考異曰通鑑載於拜楊敞相前按楊敞蔡義之拜張安世之封蓋同一日本紀叙安世封於烏桓之前則二人之除亦在前無疑今從本紀書烏桓犯塞事於張安世封侯之後　按原本此上不書安世之封與考異不合今補入

是歲史樂成為少府河東太守田延年為大司農百官表

元平元年春正月庚子日出時有黑雲狀如猋風亂鬢

音犨轉出西北東南行轉而西有頃亡天文志　二月乙酉牂雲如狗赤色長尾三枚夾漢西行天文志　水衡都尉趙充國為後將軍水衡都尉光祿大夫韓增為前將軍從右將軍張安世為車騎將軍光祿勲百官表　按原本從右將軍張安世句屬後文大將軍光白皇后之下於文義未安今移入此處　夏四月癸未帝崩于未央宮本紀　初霍光欲皇后擅寵有子因上體不安左右及醫皆阿意言宜禁内雖宮人使令皆為窮袴多其帶後宮莫有進者外戚傳　唯皇后顓寢皇后年六歲而立立十年

而帝崩遂絶繼嗣五行志　大將軍光白皇后請徵昌邑王賀六月丙寅王受皇帝璽綬宣帝紀　昌邑王賀哀王子也霍光昌邑王傳在國素狂縱武帝之喪賀游獵不止中尉琅邪王吉上疏諫曰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今者大王幸方與音房預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為不可數變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虖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大王不好書術

而樂逸游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及徵書至王吉又奏書戒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事徵愼毋有所發且何獨喪事凡南面之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願大王察之通鑑王吉傳昌邑王既立行淫亂大將軍光憂懣以問大司農田延年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議既定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

讀奏曰丞相臣敞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
世度遼將軍臣明友前將軍臣增後將軍臣充國御史
大夫臣義宜春侯臣譚當塗侯臣聖隨桃侯臣昌樂杜
侯臣屠耆堂太僕臣延年太常臣昌大司農臣延年宗
正臣德少府臣樂成廷尉臣光執金吾臣延壽大鴻臚
臣賢左馮翊臣廣明右扶風臣德長信少府臣嘉故典
屬國臣武京輔都尉臣廣漢司隸校尉臣辟兵諸吏文
學光祿大夫臣遷臣畸臣吉臣賜臣管臣勝臣梁臣長

幸臣夏侯勝太中大夫臣德臣卬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天子所以永保宗廟總一海内者以慈孝禮誼賞罰為本孝昭皇帝早棄天下亡嗣臣敞等議禮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遣宗正大鴻臚光禄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立為皇太子受皇帝璽自之符璽取節十六朝暮臨力禁反令從官更持節從召内泰壹宗廟樂人輦道牟首鼓吹歌舞悉奏衆樂發長安厨三太牢具祠閣室中祀已與從官飲啗徒敢反駕

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彘鬭虎與從官官奴夜飲湛（讀曰沈又曰耽）沔於酒詔太官上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食復詔太官趣具無關食監太官不敢具即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門內以為常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皇太后詔曰可光扶王下殿送至昌邑邸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户昌邑羣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讀曰

導

陷王大惡

考異曰王吉傳陷王大惡下有皆下獄三字又霍光傳云光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是昌邑羣臣下獄已見於安世收縛之時昌邑益未廢也至王吉傳所載乃是昌邑已廢漢朝加羣臣之罪悉誅殺之非始收下吏也吉傳爲誤通鑑從兩傳俱載非是今刪去王吉傳皆下獄三字

誅殺二百餘人出死號呼

火故反

市中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霍光傳　王吉傳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西漢年紀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監生臣黄鐘

謄録貢生臣王景倫

欽定四庫全書

西漢年紀卷十九　　宋　王益之　撰

宣帝

孝宣皇帝戾太子孫也巫蠱事起坐收繫郡邸獄漢舊儀郡邸獄治天下郡國上計者屬大鴻臚時丙吉為廷尉監詔治巫蠱郡邸獄吉擇謹厚女徒復作淮陽郭徵卿令保養曾孫因遭大赦吉迺載曾孫送祖母史良娣家後有詔掖庭養視時掖庭令張賀哀曾孫奉養甚謹既壯為取暴室嗇夫許

廣漢女曾孫因依倚廣漢兄弟及祖母家史氏本紀李奇曰復作女徒也謂輕罪男子守邊一歲女子輭弱不任守令復令作於官亦一歲故謂之復作徒也　考異曰本紀作趙徵卿令從丙吉傳作郭宇　按原本無因遭大赦以下事義未了且無以為後文封許廣漢等事張本當是脫落今補入元平元年六月癸巳大將軍霍光奏昌邑王淫亂請廢按原本無元平元年以下文義不相屬今從本紀補入秋七月光等議定以聞皇太后詔即皇帝位八月己巳丞相敞薨本紀　按八月以下原脫今補入九月戊戌御史大夫蔡義為丞相百官表封陽平侯義時年八十餘短小無鬚眉貌似老嫗行步俛僂

力主反常兩吏扶夾迺能行時大將軍光秉政議者或言光置宰相不選賢苟用可顓制者光聞之謂侍中左右及官屬曰以為人主師當為宰相何謂云云此語不可使天下聞也蔡義傳　考異曰百官表作戊戌荀紀作戊寅通鑑從荀紀按長歷是年八月乙丑朔戊寅乃八月十四九月却有戊戌當是荀紀誤今從百官表左馮翊田廣明為御史大夫百官表大將軍光條奏羣臣諫昌邑王皆超遷光祿大夫夏侯勝為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御史中丞于定國為光祿大夫平尚書事太僕丞張敞為豫州刺史光

以為羣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勝用尚書授太后十一月壬子立皇后許氏本紀按四年載霍后母顯使淳于衍陰殺許后而不書許后之立前後文義未安令從本紀增入皇太后歸長樂宮長樂宮初置屯衛本紀考異曰通鑑據外戚傳遂於此上書尊太后為太皇太后按本紀不書後云皇太后歸長樂宮使帝即位之初已尊為太皇太后不應尚以皇太后為稱也又元帝紀元帝即位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釋者以為上官后是昭后至元帝初方為太皇太后在宣帝時固未嘗舉此典也外戚傳誤以元帝為宣帝劉氏已辨之矣通鑑既於宣帝即位初書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於元帝即位初又書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殊為乖誤令於宣紀削去此語

本始元年春正月募郡國吏民訾百萬以上徙平陵本紀

詔有司論定策功以大司馬大將軍光功德過太尉周勃車騎將軍安世故丞相楊敞功比丞相陳平前將軍韓增丞相蔡義功比潁陰侯灌嬰太僕杜延年功比朱虛侯劉章後將軍趙充國大司農田延年少府史樂成功比典客劉揭杜延年傳廼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誼也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光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誼以安宗廟其以河北東武陽益封光萬七千戶

與故所食凡二萬户霍光傳車騎將軍光禄勳富平侯安世功次大將軍益封萬六百户安世傳六月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諡歲時祠其議諡置園邑有司奏請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為孝昭帝後承祖宗之祀制禮不踰閑謹行視孝昭帝所為故皇太子起位在湖史良娣冢在博望苑北親史皇孫位在廣明郭北諡法曰諡者行之迹也愚以為親諡宜曰悼母曰悼后比諸侯王園置奉邑三百家

考異曰戾太子傳作悼皇荀紀作悼考按有司所請之辭謂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陛下為孝昭帝後又曰親宜比諸侯王以此攷之稱皇考與上下文殊不協通鑑削去皇考兩字深有意義今從之

故皇太子謚曰戾置奉邑二百家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冢三十家園置長丞周衛奉守如法以湖閿許容反鄉邪里聚為戾園長安白亭東為戾后園廣明成鄉為悼園皆改葬焉戾太子傳侍御史嚴延年劾大司農田延年持兵干屬之欲反車大司農自訟不干屬車事下御史中丞譴責延年何以不移書宮殿門禁止大司農而令得出

入宫於是霍刼延年闌内罪人法至死延年亡命嚴延年傳

考異曰按本紀本始二年春田延年坐盜增僦直自殺于屬車事不知其時傳謂在刼霍光後今載于田延年死前一年之末

本始二年春以水衡錢為平陵徙民起第宅本紀應劭曰水衡與少府皆天子私臧縣官公作當仰給司農今出水衡錢言宣帝即位為異政也夏五月詔議孝武廟樂有司請加尊號六月庚午尊孝武廟為世宗按原本無詔議孝武廟樂以下至此考宣紀五月議廟樂六月尊為世宗乃始告祠當是原本脱誤今增入告祠世宗廟日有白鶴集後庭以立世宗廟告祠孝昭寢

有鴈五色集殿前西河築世宗廟神光興于殿旁有鳥如白鶴前赤後青神光又興于房中如燭狀廣川國世宗廟殿上有鐘音門戶大開夜有光殿上盡明上廼下詔赦天下時霍光輔政上共讀曰恭己南面非宗廟之祀不出郊祀志　辛亥夕辰星與翼出蚤其後熒惑守房之鉤鈐天文志　是歲博士東海后倉為少府百官表　倉事同郡孟卿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沛聞人通漢梁戴德戴聖沛慶普儒林傳

本始三年春正月癸亥皇后許氏崩本紀　按原本不書許后之崩與下文立霍后節不相照應今從本紀增入烏孫昆彌自將五萬餘騎與校尉常惠從西方入至右谷音鹿蠡音黎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犂汙都尉千長騎將以下三萬九千餘級得馬牛羊驢驘橐駞七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鹵獲惠從吏卒十餘人隨昆彌還封惠長羅侯烏孫傳　考異曰烏孫傳三萬九千餘級作四萬級今從匈奴及常惠傳又常惠傳七十餘萬頭作六十餘萬頭今從烏孫匈奴傳　按宣紀及匈奴烏孫二傳本始二年匈奴西伐烏孫烏孫昆彌及公主上書求救漢兵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並出校尉常

惠持節護烏孫兵咸擊匈奴三年春師發長安夏五月軍罷校尉常惠將烏孫兵入匈奴右地大克獲此本首尾不具疑有脫落六月己丑丞相陽平節侯蔡義薨本紀義傳考異曰荀紀作乙丑誤今從漢書甲辰長信少府韋賢為丞相百官表封扶陽侯時賢七十餘以先帝師甚見尊重韋賢傳大司農魏相為御史大夫百官表

本始四年春正月詔曰蓋聞農者興德之本也今歲不登已遣使者振貸困乏其令太官損膳省宰漢儀注太宰令屠者七十二人宰二百人樂府減樂人使歸就農業丞相以下至都官

令丞上書入穀輸長安倉助貸貧民民以車船載穀入關者得毋用傳張戀反本紀三月乙卯立皇后霍氏賜丞相以下至郎吏從官金錢帛各有差赦天下本紀后光女也荀紀母顯既使淳于衍陰殺許后因為于僞反成君衣補治入宮具勸光内之果立為皇后初許后起微賤登至尊日淺從官車服甚節儉五日一朝皇太后於長樂宮親奉案上食以婦道共養及霍后立亦修許后故事而皇太后親霍后之姊子故常竦體敬而禮之皇后轝駕侍

從甚盛賞賜官屬以千萬計與許后時縣絶矣上亦寵之顓房燕外戚傳秋七月甲辰辰星在翼月犯之是日熒惑入輿鬼天質天文志

地節元年春正月戊午乙夜月食熒惑天文志有星孛于西方去太白二丈所本紀五行志夏六月戊戌甲夜客星又居左右角閣東南指長可二尺色白天文志丙寅客星見貫索東北南行至七月癸酉夜入天市芒炎東南指其色白天文志是歲光祿大夫水衡都尉于定國為廷尉百官

表定國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為人謙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禮恩敬甚備學士咸稱焉按原本脫雖卑賤以下二十二字今從定國傳補入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定國傳　考異曰刑法志謂上感路溫舒之言為置廷尉平秩六百石於是選于定國為廷尉按本紀地節三年置廷尉平百官表于定國為廷尉在地節元年如此則志誤明矣今從百官表

地節二年春大司馬大將軍霍光病篤車駕自臨問光

病上為之涕泣光上書謝恩曰臣兄驃騎將軍去病從軍有功病死賜謚景桓侯絕無後臣願以所封東武陽邑三千五百戶分與兄孫奉車都尉山為列侯奉去病祀事下丞相御史即日拜光子禹為右將軍三月庚午光薨謚曰宣成侯光傳史記補表　考異曰荀紀書于光薨之後按光傳光上書謝恩曰願分國邑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為列侯奉去病祀事下丞相御史即日拜光子禹為右將軍光薨以此攷之禹之拜將軍在光未死之前明矣今從本傳　御史大夫魏相上疏曰聖主褒有德以懷萬方顯有功以勸百僚是以朝廷尊榮天下鄉

讀曰嚮風國家承祖宗之業制諸侯之重新失大將軍宜宣章盛德以示天下顯明功臣以填竹刃反藩國毋空大位以塞爭權所以安社稷絶未萌也車騎將軍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以為大將軍毋令領光禄勲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思惟得失上亦欲用之安世深辭弗能得乃拜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安世傳　考異曰通鑑考異云百官表地節三年四月戊申張安世為大司馬

七月戊戌更為衛將軍霍禹為大司馬七月壬辰禹要斬荀紀三年四月戊辰安世為大司馬按明年四月無戊辰七月無戊戌又不當再言七月以宣紀張安世霍光傳考之安世為司馬當在今年為衛將軍當在明年十月禹死在四年七月蓋年表旁行通連書之致此誤也今從通鑑 按原本無上亦欲用之以下文意未足今增入

上始親政事又思報大將軍功德迺復使樂平侯山領尚書事而令羣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 本紀 考異曰此據本紀所書當霍光既死之後魏相上書遂以安世領尚書上始親政事又思報大將軍功德故令山領尚書又懼其壅蔽復令羣臣奏封事此當時之事情也通鑑刪去令羣臣奏封事一節未完又按通鑑載魏相上封事請以安世為大將軍以塞爭權按紀羣臣奏封事乃為防霍山領尚書不應先此已有封事之名當改作上疏

兩字通鑑又載魏相因許廣漢奏封事請損霍氏權及白去副封事按魏相傳云相因平恩侯奏封事廣漢封平恩乃在地節三年不應先以為稱今載于封平恩侯之次

地節三年春三月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王成勞盧到反來盧代反不怠流民自占之贍反八萬餘口治有異等其秩成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本紀未及徵用會病卒官後詔使丞相御史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偽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為虛名云循吏傳

夏四月戊申立子奭為皇太子大赦天下本紀通鑑考異曰通鑑考異云荀紀立皇太子在去年四月戊申漢書舊本亦然顏注據疏廣及丙吉傳並云地節三年立皇太子知在此年者是也今從之乃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為平恩侯魏相因廣漢奏封事言後元以來政繇冢宰今光死子為右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勢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宜有以損奪其權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廣漢白去副封以防雍蔽帝善之相傳外戚

傳　按二年使樂平侯山領尚書節考異云云則此處當有封許廣漢及魏相因廣漢上封事事原本脫去乃封太子外祖父以下至此今補入

京師大雨雹大行治禮丞蕭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清閒（讀曰閑）之宴口陳災異之意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邪下少府宋畸（居宜反）問狀無有所諱望之對以為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孫專權卒逐昭公鄉（讀曰嚮）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美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執之所致也附

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材以為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對奏天子拜望之為謁者望之傳考異曰通鑑載于韋賢致仕魏相拜相丙吉除御史大夫後今從荀紀載于三人除拜之前時上博延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下者報聞或罷歸田里所白處奏皆可累遷諫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望之

傳荀紀五月甲申丞相扶陽侯韋賢以老病乞骸骨賜黄金百斤罷歸加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百官表韋賢傳六月壬辰御史大夫魏相為丞相辛丑太子太傅丙吉為御史大夫百官表冬十月按原本無冬十月三字今據二年使張安世領尚書下考異補入戊戌更以張安世為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以霍禹為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以虛尊加之而實奪其衆霍光張安世傳　考異曰據本紀十月詔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此專為霍禹兵權故併安世罷耳至此復令安世為衛將軍領衛尉北軍故以霍禹為大司馬所謂以虛尊加之而實奪其衆是也

霍光傳云更以禹為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其右將軍屯兵官屬此蓋通前事言之非曾罷屯兵也蓋禹之罷屯兵已見于前十月通鑑既據本紀書罷右將軍屯兵矣至此又據光傳云罷其屯兵則為重出今刪去此語

廷尉史鉅鹿路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上深慜焉十二月乃下詔初置廷尉平四人秩六百石溫舒傳本紀　考異曰荀紀載于本始元年按刑法志廷史路溫舒上疏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上深慜焉乃下詔置廷平本紀載置廷平在地節三年今附于其前　按原本無上深慜焉以下文意未足且與元年于定國為廷尉下考異不相應今補入

昭帝時匈奴復使四千騎田車師及帝遣五將將兵擊匈奴車師田者驚去車師復通於漢匈

奴怒召其太子軍宿欲以為質軍宿焉耆外孫不欲質匈奴亡走焉耆車師王更立子烏貴為太子及烏貴立為王與匈奴結婚姻教匈奴遮漢道通烏孫者至是漢遣侍郎會稽鄭吉校尉司馬憙許吏反將免刑罪人田渠犂積穀因發諸國兵攻破車師還吉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西域傳鄭吉傳考異曰西域傳云地節二年通鑑考異云校匈奴傳知在三年今從之

按原本無還吉衛司馬以下與元康二年議擊匈奴下考異不應兩神爵二年所書護鄯善以西句亦屬無根今補入

地節四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之，漢之興，相國蕭何功第一，今絕亡後，朕甚憐之，其以邑三千戶封何元孫建世為酇侯。荀紀。褚先生補史記。考異曰：褚先生表以為地節三年，漢書本紀、侯表並以為四年，今從紀。表、本紀以為二月，荀紀以為正月，今從荀紀。

二月，本紀。制詔御史，賜外祖母號為博平君，以博平、蠡吾兩縣戶萬一千為湯沐邑；封舅王無故為平昌侯，武為樂昌侯，食邑各六千戶；追賜謚外祖王廼始曰思成侯，詔涿郡治冢室，置園邑四百家，長丞奉守如法。外戚傳。

三月甲辰，宗正關內侯劉德以親

親行謹厚爲宗室率封爲陽城侯子安民爲郎中右曹宗家以德得官宿衛者二十餘人考異曰草本作行謹重爲宗室率侯監本作行謹厚按德傳云以親親行謹厚封爲陽城侯則知草本爲誤今從監本及本傳德寛厚好施生每行京兆尹事多所平反音幡罪人家産過百萬則以振昆弟賔客食飲曰富民之怨也恩澤表德傳秋七月大司馬霍禹與母宣成夫人顯及諸壻昆弟謀反發覺皆誅滅按原本止載霍后之廢而不載霍氏之反當是脱誤今補入八月已酉使有司賜皇后策曰皇后熒惑失道懐不德挾毒與母顯謀欲危

太子無人母之恩不宜奉宗廟衣服不可以承天命嗚呼傷哉其退避宫上璽綬有司廢處昭臺宫本紀外戚傳張安世自霍氏誅滅恐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外内無間每定大政已決輙移病出聞有詔令廼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絶弗復為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絶不許已而郎果遷莫

府長史還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長史曰將軍為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為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埶如此安世自見父子尊顯懷不自安為子延壽求出補吏上以為北地太守安世傳考異曰通鑑載于元康三年按安世傳云為北地太守歲餘上閔安世年老復徵延壽為左曹太僕百官表載延壽為太僕在元康元年觀歲餘之言則出為北地太守在地節四年明矣然本傳載上赦安世女孫敬安世瀯恐云云載于四年誅霍氏之後今從之

初帝聞京房為易房者淄川楊何弟子也明求其門人

得琅邪梁邱賀賀入說上善之以賀為郎會八月飲酎行祠孝昭廟先敺旄頭劍挺墮墜地首垂泥中刃鄉讀曰嚮乘輿車馬驚於是召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侍祠是時霍氏外孫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為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元服入廟居郎間顏曰郎著皂衣故章元服以廁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故事上常夜入廟其後待明而入自此始也賀以筮有應繇是近幸為太中大夫給事中梁邱賀傳襄隄侯劉聖坐奉酎金斤八兩少

四兩免王子侯表是歲北海太守盧江朱邑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百官表循吏傳時張敞為膠東相與邑書曰明主游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直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匈臆約結固亡奇也雖有亦安所施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猶飢者甘糟糠穰歲餘梁肉何則有亡之埶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讀曰伸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邑感敞

言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循吏傳渤海太守龔遂為水衡都尉百官表循吏傳遂為渤海太守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廼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䪥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鷄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斂益畜果實菱芡勞盧到反來盧代反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吏民皆富實獄訟止息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為王生素耆讀曰嗜酒

亡節度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火故反）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讀曰悅）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為水衡都尉王生為水衡丞水衡典上林禁苑共張

宮館為宗廟取牲官職親近上甚重之以官壽卒龔遂傳

元康元年少府宋疇坐議鳳凰下彭城未至京師不足美貶為泗水太傅百官表 考異曰通鑑載于趙廣漢既誅之後按本紀是年三月以鳳凰集赦天下當是此時建議也今附於此

有司言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戾太子傳 夏五月立皇考廟本紀 因園為寢以時薦享焉益奉明園民滿千六百家以為奉明縣尊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及益戾園各滿三百家戾太子傳 方曰復反 高皇帝功臣絳侯周勃等百三十六

人家子孫令奉祭祀世世勿絶其毋嗣者復其次（本紀考異曰通鑑以表為證書於四年按本紀元年復家四年賜黄金恐是兩事難以合一今從本紀）京兆尹趙廣漢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專厲彊壯蠭（與鋒同）氣見事風生無所回避率多果敢之計莫為持難終以此敗初廣漢客私酤酒長安市丞相史逐去客客疑男子蘇賢言之以語廣漢廣漢使長安丞案賢尉史禹故劾賢為騎士屯霸上不詣屯所乏軍興賢父上書訟罪告廣漢事下有司覆治禹坐要斬請逮捕廣漢有詔即

訊辭服會赦貶秩一等廣漢疑其邑子榮畜教令（力成反）後以它法論殺畜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案驗甚急廣漢使所親信長安人為丞相府門卒令微伺丞相門內不法事丞相傅婢有過自絞死廣漢聞之疑丞相夫人妒殺之府舍而丞相奉齋酎入府祠廣漢得此使中郎趙奉壽風（讀曰諷）曉丞相欲以脅之毋令窮正己事丞相不聽案驗愈急廣漢欲告之先問太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有戮死大臣廣漢即上書告丞相罪制曰下

京兆尹治廣漢知事迫切遂自將吏卒突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收奴婢十餘人去責以殺婢事丞相魏相上書自陳妻實不殺婢廣漢數犯罪法不伏辜以詐巧迫脅臣相幸臣相寬不奏願下明使者治廣漢所驗臣相家事事下廷尉治罪實丞相自以過譴笞傅婢出至外第乃死不如廣漢言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欲以劫持奉公逆節傷化不道上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鞠獄故不以實擅斥除騎士

乏軍興數罪天子可其奏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得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廣漢傳　考異曰本紀書于元康二年通鑑考異云百官表本始三年廣漢為京兆尹六年要斬又元康元年書守京兆尹彭城太守遣按廣漢傳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望之自司直為平原太守元康元年又自平原太守入為少府然則廣漢之死當在元康元年本紀誤也今從通鑑載于元康元年又廣漢傳云地節三年七月丞相婢自絞死溫公以為婢死已數年而廣漢追發其事此說恐非使丞相婢死在地節三年則事已在赦前廣漢不應追發要是傳所載年月為誤今削去之

上閔大司馬衛將軍張安世年老復徵其子北地太守延壽為左曹太

僕世安傳初烏孫公主少子萬年有寵於莎車王莎車王死而無子時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託於漢又欲得烏孫心上書請萬年為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奚充國送萬年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上令羣臣舉可使西域者前將軍韓增舉上黨馮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循城會故莎車王弟呼屠徵與旁國共殺其王萬年及漢使者奚充國自立為王時匈奴又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

已屬匈奴矣於是攻刼南道與歃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絶不通衛司馬鄭吉校尉司馬憙皆在北道諸國間奉世即以便宜發諸國兵擊殺之更立它昆弟子為莎車王奉世傳莎車傳鄭吉傳吉破車師遷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神爵中日逐王降吉遂將詣京師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又本紀日逐王降在神爵二年此云都護蓋誤今易為衛司馬三字　考異曰道鑑據西域傳作都護按原本無奉世即以便宜發諸國兵以下文義未足今補入

元康二年二月乙丑立皇后王氏賜丞相以下至郎從

官錢帛各有差本紀王氏之先有功於高祖賜爵關內侯至后父奉光少時好鬬雞上在民間數與奉光會相識奉光有女每當適人所當適輒死及上即位乃納之後宮為倢伃時華倢伃張倢伃衛倢伃皆愛幸有子上懲霍后之欲鴆太子也於是迺選後宮素謹慎而無子者遂立王倢伃以母養太子外戚傳三月癸未封后父奉光為邛成侯外戚傳表荀紀夏五月詔曰獄者萬人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

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或擅興繇役飾廚傳稱過使客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氷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本紀　考異曰通鑑無夏字蓋脫今從本紀　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得復擾西域

丞相魏相上書陳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實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

子共犬羊之衆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上從

相言（魏相傳）時鄭吉上書言車師去渠犂千餘里北近匈奴漢兵在渠犂者勢不能相救願益田卒公卿議以為道遠煩費可且罷車師田者（按原本無時鄭吉以下至此與下文吉乃得出句文意不屬今補入）上遣長羅侯常惠將張掖酒泉騎出車師北千餘里揚威武車師旁胡騎引去吉廼得出歸渠犂於是召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耆者立以為王盡徙車師國民令居渠犂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西域傳　考異曰通鑑此下又云以鄭吉為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攷其時在地節三年今已書于吉破車師之後此不復重出）

渤海

膠東盜賊並起山陽太守張敞上書自請治之曰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於親進官則竭力於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况於明天子乎今陛下遊意於太平勞精於政事亹亹音尾不舍晝夜羣臣有司宜各竭力致身山陽郡户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它課諸事亦略如此臣敞愚駑既無以佐思慮久處閒讀曰閑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渤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至

攻官寺篡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綱紀姦軌不禁臣敞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即有業所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以興之狀書奏上徵敞拜膠東相賜黄金三十斤敞辭之官自請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效者願得壹切比三輔尤異上許之敞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歙音翕然國

中遂平張敞傳